

經籍典第二百三十八卷

周禮部彙考二

後漢鄭元周禮注十二卷 按元自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皆作周禮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儼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五十卷 按公彥自序夫天育烝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

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鄰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鄰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繙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註云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名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

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黎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氏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卽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蓐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

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
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
百穀註稷官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
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
官紀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義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
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
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
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
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
僅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
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
官主四岳之事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

工放齊鯨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卽真之後命禹爲之卽天官也案尙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放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卽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以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

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卽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宋李覲周禮致太平論集十卷 按覲自序天下之道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修備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奸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旣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父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已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爲集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

楊杰周禮講義 卷 按杰自序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

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于言矣禮則見于容矣政則見于令矣刑則見于威矣事則見于物矣此則精粗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期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於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於侯甸男采衛要荒遠近莫不有其制自天地宗廟至於百神享祀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於歲終施爲莫不有時自人至於禽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於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敬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巖遽藏祕府冬官亡失旣不獲其完書儒士相傳久已弊于俗學聖上憐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通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以蔽惟不執不泥然後盡變通以致用上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王安石周禮新義二十二卷 按安石自序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某實董周官唯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

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蹟埽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攷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按蔡條跋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于其手也詩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 按照禹自序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

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于常有之域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竅其精至于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尙何事于仰觀俯察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固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于形象度數之麤而禮之理實隱于道德性命之微卽事而幽者闢卽理而顯者微然則理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翊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于聖人之僞又烏知禮意乎哉

宋黃裳周禮講義六卷 按裳自序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

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于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于是乎作

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于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是書夏之易曰連

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

言之耶適丁斯時人僞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其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

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

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

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教

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

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咏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于春秋哉二

書之教不行然則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卽書之後

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耶古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已得先生

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于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林之奇周禮議義三十九卷

按之奇自序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

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于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于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使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謂澡濯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倫物不至于淆亂則謂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于時當夏乃萬物舒暢蔚蒸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早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于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餘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創造于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

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于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言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楊子曰禮體也禮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典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訓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胡銓周禮傳十二卷

按銓自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尙矣考王制而知六官

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

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經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鼙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郊之諭考冠義而知棄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掌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脈絡開塞而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臣旣爲易春秋禮記傳

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韓歐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賸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于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于禮孰能與于斯顧臣糠粃曷補萬一倘辱皇慈略加容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按江出汝
汝字疑誤

夏休周禮井田譜二十七卷 按陳傅良序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

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蹟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駁盡爲慷慨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按樓鑰後序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歷有書予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勛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旣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亦相與講明而黃君穀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爲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匆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憾云

陳傅良周禮說一卷 按傅良進周禮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俞廷椿周官復古編三卷 按廷椿自序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僞誤旣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已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況一燔於煨燼而僅僅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尙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皋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是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